

## “起来”句中宾语位置的变化及相关问题

王国栓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提要** 格式 (a) “V+O+起来”、(b) “V+起+O+来”和 (c) “V+起来+O”有历史层次。(a) 即将消失, (b) 正当时, (c) 是新产生的格式。(c) 的使用受到宾语的音节数、“起来”的意义等方面的限制。本文同时说明了把“起来”看作体标记和两个成分的困难。

**关键词** “起来”句、有定、无定

0. 本文讨论“起来”句中宾语的位置。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出现“起来”的句子称作“起来”句,把受事出现在动词之后的句子称作一般叙述句。

本文所用的下划线和着重号只为了醒目,不标示句法成分;\*表示可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0.1 “起来”句中如果出现受事,这个受事的位置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放在动词之后作动词的宾语,另一种情况是作把字句中“把”字的宾语、被动句的主语或受事主语句的主语。例如:

抱她起来/拿起一张纸来/拿起来一张纸

把这位先生吊起来/小吕被浓重的阴影包围起来/恶狗都锁起来

本文讨论一般叙述句中宾语(受事)的位置。

0.2 “起来”句中如果出现宾语,这个宾语可以出现于三个位置,如抱她起来/拿起一张纸来/拿起来一张纸,我们把它们形式化为:a. V+O+起来; b. V+起+O+来; c. V+起来+O。

朱德熙(1982)曾经讨论过这个宾语的位置(他的例子不是“起来”句)。他认为,无定宾语的位置比较自由,无论动词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无定宾语都可以出现于上述三种格式。例如:飞了一只苍蝇进来 / 飞进一只苍蝇来 / 飞进来一只苍蝇; 拿了一本书进来 / 拿出一本书来 / 拿出来一本书。有定宾语只能在述语是及物动词的格式里出现,而且只能占据(a)(b)两种位置,不能占据(c)位置。例如:叫老王出来 / 叫出老王来 / \*叫出来老王;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此问题。

1. “V+O+起来”、“V+起+O+来”和“V+起来+O”这三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是不相同的。概括地说,(a)式和(c)式使用得少,(b)式使用得多,而且不成比例。我们查阅了王朔的《顽主》《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24部小说,<sup>1</sup>得到的结果

<sup>1</sup> 王朔的24部小说是:《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枉然不供》《无人喝彩》《刘慧芳》《我是你爸爸》《人莫予毒》《懵然无知》《橡皮人》《许爷》《我是“狼”》《玩儿的就是心跳》《给我顶住》《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如下:

格式	V+O+起来	V+起+O+来	V+起来+O
例数	1	29	0

很显然, (a) 式和 (c) 式的使用频率比 (b) 式低得多。我们又查阅了包括老舍、鲁迅和池莉等在内的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语料共约 1500 多万字,<sup>2</sup>共得到 (a) 式 16 例, (c) 式 41 例, 而 (b) 式多得几乎到处可见。

这其中的原因是: (a) 式是古汉语的残留, 即将走向消失; (c) 式是产生不久的格式, 还没有发育成熟; (b) 式是正当时的格式。也就是说, 这三种格式有历史层次。

1.1 下面是我们查到的 (a)(b) 两式的最早例子。

- (1) 侯兴老婆看见了, 动心起来。(《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南宋/元)
- (2) 黄檗遂云: “扶起我来! 扶起我来!”(《古尊宿语录》卷第二十九)(北宋)

从绝对时间上看来, “V+起+O+来”比“V+O+起来”早, 但我们仍认为“V+O+起来”是早期的语法格式。理由有两个: 一、“V+O+C”是上古汉语就有的格式, “V+O+起来”只不过是“起来”代替了其他的C, 语词变了, 语法格式没变。例如:

- (3) 今日病矣; 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 (4) 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 饮酒醉。(《史记·匈奴列传》)
- (5) 看书竟, 默然无言, 徐向局。(《世说新语·雅量》)
- (6) 列士抱石而行, 随即打其齿落。(《吴子胥变文》)

在“V+起+O+来”产生之初, “V+O+C”还很多, 而“V+趋<sub>1</sub>+O+趋<sub>2</sub>”的例子却很少。二、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V+O+C”格式大为减少。“V+O+C”中的V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在古汉语中, V可以是使令义动词, 也可以是一般动作动词; 而在现代汉语中, 动作动词基本上不再出现在V的位置。我们比较一下《红楼梦》和现代汉语中这一格式的出现情况, 就会明白。

出现在《红楼梦》中的动作动词有(我们只统计了C为复合趋向动词的情况):

过、发、携、拉、推、纵、带、打发、换、取、吃、引、送

例如:

- (7) 他说急疼之时, 只叫“姐姐”“妹妹”字样, 或可解疼, 也未可知, 因叫了一声, 便果觉不疼了, 遂得了秘法, 每疼痛之极, 便连叫姐妹起来了。(第二回)
- (8) 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 上面说能除邪祟, 谁知竟不灵验。(第二十五回)
- (9) 宝钗道: “也不觉甚怎么着, 只不过喘咳些, 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第七回)

在北京话中, 这些动词大多不能出现在“V+O+趋”格式中, 即使有的还用于这一格式, 人们也会感觉到不大象普通话。例如:

推起他来---\*推他起来

拿过书来---\*拿书过来

吃起饭来---\*吃饭起来

1.2 “叫他起来”“命令他去”等格式, 我们一般看作兼语式。朱德熙先生不同意, 他认为这是连动。从我们的考察来看, 这可能是一个从连动向兼语发展的过程。

<sup>2</sup> 《浮出海面》《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

<sup>2</sup> 本文用的是北大汉语语料库。

1.3 有的汉语方言如上海话(许宝华、汤珍珠)、广东海康话(林伦伦 1996)还一直使用“V+O+起来”,没有产生“V+起+O+来”的用法,这是语言发展在方言中的不同步现象。<sup>3</sup>例如(他们没有举“起来”句的例子):

上海: 塞棉花进去                      海康: 掠本书出来(拿出一本书)  
贴邮票上去                              担担粟转去(挑回一担谷子)

“\*推他起来”“\*拿书过来”有时觉得似乎可以说,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北京话中“V+O+C”还没有完全消失。二、受某些方言如吴方言粤方言的影响。

2. 在现代汉语中,“V+起+O+来”是普遍使用的格式,这不仅体现在使用频率上,还体现在使用范围上。使用频率的比较已见上文,下面讨论使用范围。

从动词的角度说,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都可以出现于这一格式。例如:

站起一个人来∞\*站一个人起来∞站起来一个人  
拿起一只碗来∞\*拿一只碗起来∞拿起一只碗

从宾语的角度说,不管是有定宾语,还是无定宾语,都可以自由地出现于这一格式。例如:

拉起李槐英来∞\*拉李槐英起来∞\*拉起来李槐英  
拉起一个人来∞\*拉一个人起来∞拉起来一个人

处所宾语不可以出现于这一格式,是由于语义的限制。

从“起来”的角度说,不管它表示趋向意义,还是表示结果、状态意义,也都可以自由地出现于这一格式。例如:

端起酒杯来∞\*端酒杯起来∞\*端起来酒杯  
关起窗户来∞\*关窗户起来∞\*关起来窗户  
打起架来∞\*打架起来∞\*打起来架

总起来看,(a)式和(c)式在使用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b)式却比较自由。

3. “V+起来+O”出现得比较晚,《儿女英雄传》和《红楼梦》中都还没有出现这一格式,我们找到的最早的例子是在现代汉语里。

我们在1500多万字的现代汉语语料里共找到“V+起来+O”41例,这些例子按可接受程度可分两类,各举两例如下(是否可接受因人而异。我们在41个例子中选了5个,调查了7个专科生,结果附录于后):

A类

- (a) 想起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这句老话  
(b) 惹起来一场风波就不好了

B类

- (a) \*祥子扛起来铺盖  
(b) \*想起来一切

A类的两例似乎我们都能接受,但例(a)的宾语是有定的,例(b)的宾语是无定的;B类的两个例子似乎都不大容易接受,但例(a)的宾语是有定的,例(b)的宾语是无定的。因此,从实际例子来看,宾语的有定和无定不是句子可接受程度的决定因素。

<sup>3</sup> 论文评审员提出“起来”和“出去”、“上去”“不见得一定有平行的关系”,这意见很对。这方面的材料待补充。

实际上，在我们找到的 41 个“V+起来+O”中，无定宾语的例子比较少，有定宾语的例子却很多。再比如：

(10) 想起来一个超智慧的计策（无定）

(11) 要不是皇太子说工人很苦，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这回事（有定）

(12) 想起来那个在田埂上的年轻女子（有定）

(13) 想起来威尔斯的预言（有定）

因此，从实际用例来看，宾语的有定和无定与句子的可接受程度关系不大。

3.1 句子的可接受程度似乎和宾语的音节数目有关系。

上举 A 类的两个句子，宾语都比较长，可接受程度比较高。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宾语在有定无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缩短一些，其可接受程度就会打一定的折扣。例如：

想起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这句老话 ∘ \*想起来这句老话 ∘ \*想起来这句惹起来一场风波就不好了 ∘ \*惹起来风波就不好了

B 类的两个句子，宾语都比较短，可接受程度比较低。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宾语在有定无定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加长一些，其可接受程度就会增大。例如：

\*祥子扛起来铺盖 ∘ 祥子扛起来他那些铺盖

\*想起来一切 ∘ 想起来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起”和“来”有合起来向动词靠拢的趋势，而宾语越长，“V+起+O+来”中“起”和“来”间隔的距离就越大，就越和这个趋势不相容，因此这个长宾语就只好放到“起来”的后边去？

宾语的音节多到几个句子就可以接受，少到几个句子就不可以接受，这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但似乎宾语的音节在两个以下的，句子都不容易被接受。例如：

\*祥子扛起来铺盖

\*假若你不能抱起来她，你自己就多跑几步

宾语的音节在两个以上的，句子的可接受程度就比较大。例如：

记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想起来了一点儿印象

但有些宾语是两个音节的句子可接受程度也并不太低。例如：她想起来一切/提起来一个。有些三音节宾语的句子可接受程度也并不很高。例如：\*他们想起来祁瑞丰。

在老舍的作品里出现了几个例子，我们现在感觉到其可接受程度都不高。例如：\*他们想起来祁瑞丰 / \*祥子扛起来铺盖 / \*不能抱起来她。这似乎说明“V+起+O+来”向“V+起来+O”发展曾经很顺利，后来可能受书面语的影响，这一过程受到了挫折。这也有可能是个别作家语言习惯的问题。

3.2 句子的可接受程度和“起来”的意义也有关系。

刘月华先生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分为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我们在他的结果意义里又分化出来一个主观趋向意义。这一点儿将另文专论。现各举一例。

(14) 不管是提起来一个，还是全“把”（趋向意义）

(15) 没想到惹起来一场风波（结果意义）

(16) 忽然想起来：死尸没有人看着，会有被野狗咬坏的危險（主观趋向意义）

(17) 天阴了，雪又下起来了（状态意义）

在我们找到的 41 个“V+起来+O”中，有表示趋向意义的，也有表示主观趋向意义和结果意义的，但没有表示状态意义的。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端起碗来---\*端起来碗---端起来一只碗  
 抬起头来---\*抬起来头---\*抬起来一颗头  
 站起来来---\*站起来队---站起来一排长队  
 打起行李来---\*打起来行李---\*打起来一堆行李  
 诉起苦来---\*诉起来苦---\*诉起来一阵苦  
 关心起产品质量来---\*关心起来产品质量---\*关心起来一种产品的质量

第一组，“起来”表示趋向意义，“端起来一只碗”似乎可以接受，“\*抬起来一颗头”就很难令人接受；第二组，“起来”一般认为表示结果意义，“站起来一排长队”可以接受，“\*打起来一堆行李”就很难令人接受。能接受不能接受的限制条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组，这一组的“起来”表示状态意义。不管宾语 O 是有定还是无定，都不可以出现在“V+起来+O”格式中。换句话说，“起来”表示状态意义时，动词 V 如果有宾语，宾语要放在“起”和“来”之间。

下起雪来---\*下起来雪 ---\*下起来一阵雪

鼓起掌来---\*鼓起来掌---鼓起来一阵掌声

“下起雪来”可以说，“\*下起来雪”和“\*下起来一阵雪”却都不可以说；“鼓起掌来”可以说，“鼓起来一阵掌声”也可以说，但“鼓起来一阵掌声”中的“起来”表示的是结果意义而不是状态意义。

总起来说，“起来”表状态意义时，宾语不可以出现于“V+起来+O”这一格式。

3.3 宾语的有定无定和句子的可接受程度似乎也是有关系的。例如：拉起来一个人——\*拉起来李槐英。但是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有定宾语可以出现于这一格式而有的就不太可以。

4.0 “V+起来+O”的产生，是“起来”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宾语的位置看，这是一个宾语 O 逐渐远离动词 V 的过程；从“起来”的位置看，这是一个“起来”逐渐靠近动词 V 的过程。“起来”可以紧挨着 V 是有些语法学家把“起来”看作体标记或准体标记的前提。

但是，从以上的考察知道，“V+起来+O”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尤其是表示状态意义时，如果动词有宾语，这个宾语还一定插在“起”和“来”之间。因此，从形式方面说，把表示状态意义的“起来”看作体标记似乎未必恰当。

认为“起来”是体标记的另一个理由是，“起来”的结果意义是趋向意义的引申，状态意义又是结果意义的引申。我们将另文证明，状态意义和结果意义都是趋向意义的直接引申，从意义的角度说，把“起来”看作体标记也是不恰当的。

4.1 也曾经有学者（林焘 1957）把“V+起+O+来”中的“起”看作补语，把“来”看作语气词，因为“一个成分的前后不管放上其他什么成分按理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成分中间插上其他成分就很难说得通”。这是从共时层面上来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却很难站得住脚。宾语放在“起来”之前时“起来”是一个成分，宾语放在“起来”之后时“起来”也是一个句法成分，而处于过程中间的“V+起+O+来”中的“起”和“来”却看作两个成分，似乎说不通。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般地说，一个词中间不可以插入另一个语法单位，但是“洗澡”中间却可以插入一个“个”变成离合词“洗个澡”，为什么一个语法成分中间就不可以插入另一个语法成分呢？

4.2 “V+起来+O”是一个产生时间不太长的句法格式，发育还远不成熟。我们对“V+起来

+O”是否可接受的考察也是初步的，许多现象还无法解释。例如“端起来一只碗”和“\*抬起来一颗头”中，“起来”同是表趋向意义，宾语同是三个音节，为什么前者可接受程度高，而后者可接受程度低呢？

附录：可接受程度调查表 (+为可以接受，--为不可以接受，±为两可；接受调查人数 7)

句子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两可
抱起来她	2	4	1
扛起来铺盖	3	2	2
拉起来一个人	6	1	0
惹起来一场风波	5	1	1
拉起来李槐英	3	3	1

#### 参考书目

-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刘月华 1998 《趋向补语通释》，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林焱 1957 〈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  
 林伦伦 1996 〈海康话语法特点〉，《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许宝华、汤珍珠 1996 《上海方言志》，转引自《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